

解甲归田后,终于成了自由人,出国无须再打报告审批,也不受时间限制,计划尽兴周游世界,未料特殊年份打断了出国梦。人在不知不觉中老去,回望过去,庆幸自己与阿汤相伴走过了30多个国家,只是没去过古老的埃及,颇感遗憾。

转眼逼近古稀之年,细思极恐,心里有一种紧迫感。今年春节过后,终于下决心趁走得动赶紧了却心愿。与阿汤商量一拍即合,出发远赴埃及。伫立在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,恍如梦境,感叹4600多年前,巨石是如何运输、切割和天衣无缝地垒起来的,还有那些神庙里石柱上雕刻的各种图像和文字,亦有4700年历史,有如此之多的斯芬克斯之谜,令人震撼和惊叹。

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工具,我和阿汤比明朝一生都在行走的旅游家徐霞客去的地方更多更远。阿汤是《人民警察》杂志的美编,排版大气美观,亦擅长水墨人物画,我俩共事二十多年,既是同事,亦是好友。我和阿汤的友情,是从2007年一起出国旅游开始的。出国途中互相照应,在景点安排有限的时间里,阿汤善于挑选最佳景点,我在国外的许多精彩照片皆是阿汤的杰作,在他的指点下,我也学到了不少摄影技巧。

出国旅游相伴很重要。我和阿汤第一次相伴出国去的是日本。我俩皆不抽烟,睡觉亦不打呼噜,且都有早睡早起的习惯,

黄金搭档

李 动

属黄金搭档,感觉甚好。阿汤心细如发,做事有计划,每次出国都做好充分的准备;查看当地的天气情况,换好所需的外币,还有备好各种生活用品等等;忘了带欧式电源插头,阿汤早已备好;衣服纽扣掉了,他笑吟吟地取出针线包;晚餐没有安排,回到宾馆,他变戏法似的拿出几盒方便面,拌上佐料,自带的电水壶烧开水一泡,让吃了几天西餐的我,尝到了家乡的面条,那个香啊,连汤都喝尽……如此等等,不一而足。

2007年后,几乎每年我们都要一起出国旅游,先后去过日本、美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俄罗斯、丹麦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捷克、希腊、西班牙、冰岛等诸多个国家,饱览了异域风土人情,拍摄了大量的珍贵照片,也遇到了许多趣闻轶事。

对日本印象最深的是宾馆、饭店和商店,皆小巧玲珑,但装潢精致,离开宾馆时,总经理带领全体员工站在宾馆大门两边鞠躬相送;环境干净整洁,地铁上下站乘客自觉排队,秩序井然。美国的建筑和景点都高大气派,大峡谷、大瀑布、大公园等,人也是牛高马大,且胖子多多,大巴司机高大肥硕,

三十多人的行李像拎小鸡一般拎上拎下。

欧洲的特点是建筑堪称一流,皇宫、教堂和沿街建筑,以及民居均华丽精致。金发碧眼文明礼貌,过马路时,小车主动停下礼让;问路时,路人热情指路,甚至顺道送一程。当然,也有个别洋人无礼傲慢。有一次,我们一行走进一家麦当劳,想借用一下厕所,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。还有个别宾馆用早餐时,特意安排华人旅游团在另一小间用餐,吃的东西有限,据说是嫌华人用餐时喧哗吵闹。在此我也得说一句:有些国人大声喧哗、随地吐痰等不文明的陋习,确实要改掉。还有不少中国游客到了闻名世界的景点,却一点不感兴趣,更不要说了解当地的历史和文化了,只是拿出手机拍上几张照,然后匆匆走人,火急火燎地要去采购奢侈品……

对俄罗斯的印象是马路上美女多多,但他们飞机上的空姐、宾馆和服务行业都是胖大妈,上下大巴行李得自己提,这和欧洲司机帮助提行李的热情,反差甚大。有趣的一件事,是在法国巴黎,我和阿汤正沿着塞纳河欣赏沿途风光,两个吉普赛女郎悄然紧跟在后,公然伸手偷窃阿汤的小包,被公安老兵的我俩当场逮个正着。

这次埃及之行,我信心大增,廉颇老矣,尚能奔波。我俩约定:继续黄金搭档,让夕阳下的风景更美丽。

王宪伦与省松中音乐研究会

林 琳



灯下偶拾

若不是这本1932年印制的《音乐良友》还存世的话,恐怕没人知晓江苏省立松江中学(简称省松中,松江二中的前身)曾有个音乐研究会。这个音乐研究会在导师王宪伦的带领下竟产生了一支民乐乐团,并是松江县首支演奏粤曲的乐团,一时反响甚广。乐团还有着自己设计,萌芽“松中音乐团”和五线谱符号的团旗。

1927年省松中初建,不久后音乐研究会成立,而王宪伦自1930年入职省松中以来,在校长的大力支持下购置了弦乐器、管乐器与打击乐器,如胡琴、二胡、箫、笛和锣鼓等,并组织爱好音乐、会玩乐器的学生近三十人,组建了这支民乐乐团。在王老师的精心指导下,团员们的音乐技能迅速提高,迈入了艺术的殿堂,不仅演出声情并茂,洋洋盈耳,而且雅俗共赏,使闻者流连忘返。师生们合奏《枫桥夜泊》《昭君怨》与《将军令》等情动于中而倾于器,演出佛曲《目莲救母》时一边唱着“昔日有个目莲僧,救母来到地狱门,南无阿弥……”一边磬声叮咚,香烟缭绕,营造出神秘庄严之氛围,韵味十足。一时乐团的知名度甚高,常应邀到县城各处演出,深受欢迎。

王宪伦,吴江人,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。1926年,有感于西洋乐的传入使得礼乐并重的中国传统民乐受到极大冲击,故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中擅长国乐,又精于西乐的师生们发起并创建了“丙寅音乐团”,团员除王宪伦外,还有王沛伦与张季让等十余人。在弘扬国乐的同时他们也演奏西洋乐,洋为中用,并为探求国乐的发展之路改编并创作了《青莲乐府》《烛影摇红》与《战场月》等乐曲,为扩大国乐的影响还利用寒暑假奔赴沪宁等地演出,也曾莅临松江大戏院。

在省松中王宪伦教音乐和劳作,平时

住校。他打扮入时,着西装,常以一条大丝巾替代领带,颇具艺术家风度。在音乐课上他教李叔同等配词的歌曲,如《横渡太平洋》“今日里别故乡,横渡这太平洋,肩膀上责任重,手掌里事业长……”心灵手巧的他除擅长二胡、口琴等乐器,亦精于木工、纸工、蜡工及石膏制作。作为二胡能手,王宪伦在省松中培养出弟子——二胡高手沈德钧与周芝瑞,并由此引发了全校的二胡热,各班同学自购二胡,跟着他俩一起学。另有学生李根生拉胡琴不输王老师,在王老师的力荐下省松中为他举办独奏会,演奏会上他的一曲《烛影摇红》倾倒全场,并受邀到校外演出。因口琴价廉物美,又便于携带,故王宪伦还购入伴奏用的和弦口琴、铜角口琴及低音口琴,组织学生练习口琴合奏,二重奏与三重奏,亦风靡全校,并参加县里的演出。

在这本16开63页的《音乐良友》的序言中,当时的校长彭维基高度评价了乐团的斐然成绩,赞道“此曲只有天上有,人间能得几回闻”。序言之后印有王宪伦个人,及与音乐研究会全体会员、职员的集体照,以及团旗等照片。该书内容丰富,涉及乐话、乐歌、乐曲、京调与粤曲五个部分,并有王宪伦的朋友如二胡圣手张季让等的友情作文。其中“乐曲”部分包含管弦乐、弦乐合奏等,载有王宪伦、王沛伦(中国首部《音乐辞典》编者)作曲的乐谱,还有古琵琶谱、古瑟谱、京调与粤曲乐谱,其多种罕见的记谱方式被如今的乐友赞为国内首见。“乐话”中有多篇省松中学生所作的音乐文章,其中学生陈家煜的《中国的乐器》一文就是在王宪伦的鼓励下所作,王老师还为之修改与润笔。

据陈家煜回忆,这支乐团后因高中两届学生毕业后继无人而解散,具体的解散时间已记不清。1934年7月省松中改制为江苏省立松江高级应用化学科职业学校,王宪伦仍继续教音乐和劳作,直至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才离开松江。

乐海无涯,岁月流转,唯精神不灭,谨以此篇献给坚守、传承民族音乐并立意改造之的先辈们。

“的确良”年代

日 月 光



过去有个习俗,小孩过年都要穿新衣新鞋。临近夜脚,记忆中隔壁田大妈最辛苦,家里八个子女,扎鞋底、缝鞋帮、做裁缝,针针线线,婆不在了,只有她一个人做。她连早晨排队买肉都要从腰里拔出鞋底扎上几行。她还自嘲,有了电灯,比以前煤油灯好多了。

田大妈的辛苦还不在这里,在于那时候需要凭布票买布,家里缺布的苦恼,也只有她一个人在承担。那年,小姑娘阿四一定要跟着田大妈到布店,吵着要买自己选中的花布,吵着要有新花布衣服。田大妈翻看了好久,还是没买,小姑娘一路哭着回来,父亲问母亲何故,母亲说,她不懂事,那匹布是窄幅,如果是宽面布,布票又打折,也就横一记了。我也知道欠她的,老是穿阿大阿二改的,绒衫又是拆了纱手套织的,只有明年再看。

正当母亲们担忧无法这样一直“大改小”时,转机来了。上世纪70年代,“的确良”布出现在我国了。“的确良”挺括不皱、色彩鲜艳、轻薄耐穿,最大优点是不用布票,顿时深受人们的喜爱。因最早从南方香港传入,广东人称“的确靓”,上海人也就叫“的确凉”,后统一叫“的确良”了。

“的确良”的出现缓解了棉布紧缺的难题,让无数个田大妈可以长长舒了一口气。人们从着眼实用开始在乎时髦了,衣服开始有了成衣衬衫、定型裤子,人们开始追求时尚了,颜色也不再单调得只有黑和白。

后来,我从知青变成了老师到大学师资培训,进的是化学系。有机化学是重要内容,怎么从石油高分子链分解到可以提炼的实用的油制品和化工产品,我学得特别认真。“的确良”的分子式和结构式我至今还记得。

几十年过去了,都以为“的确良”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了,那天,我在查一种薄膜和多种饮料器具的分子式时,竟发现它们与“的确良”是同一个分子式: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,哈哈,那“的确良”换了个模样还时刻与我们同在。

木桥。我猜测,今天的石桥也绝非原来的模样,有文献记载:黄浦江流经本地之前,庙泾等河流十分深阔,是沟通东西船只运输往返的枢纽。这么说,西庙泾就算小,也不会只一跨吧。再则石桥两块石砌的侧墙石块大小不一,缝隙不均匀,明显有后者摹修的痕迹。由此推断,石桥曾毁,之前或许是梁式三孔结构,部分石板佚失或成了石桥的基石……

万年桥,它承载着历史的变迁和两地民间交流的纽带,无论岁月交替或兵荒马乱或天灾人祸,它始终默默地守护着这一片土地和这一方人。

生活茶座

盛 庆 庆 书

醉人的大金湖

何秋生

造的调色板,一个天成的艺术家。”

无论中国画还是西洋画,一个艺术家最讲究的是色彩的调度。放眼望去,大金湖那种用色的技巧可谓无与伦比。其湖水就如一个巨大的碧池,池边四周腰带式的丹石,在碧池的衬托下,那种带有橘红色的色调,柔而不艳,不抢眼,不张扬,只把暖暖的一条红色丝巾系在腰间。这时我自问:“三国中的赤壁”与“苏轼笔下的赤壁”,放在大金湖面前,会不会逊色几分?

往上看,那片由香樟木、紫檀木、酸枝木、黄花梨等千年织成的绿色植被,葱葱茏茏。为了使大金湖这幅立体山水画的色彩更加丰富,在以绿色植被做底色的基础上,一座座形态各异的丹霞岩石,亦如一群名扬海内外的名角登台唱和一般,悉数纷纷登场,让这幅画卷差拉大的同时,更加灵动鲜活起来。

日程安排中,有一项从大金湖的此岸乘船至彼岸,弃舟登山去拜谒甘露寺的环节。

守护者

何文权

次总会把点心藏在衣服里,跑到石桥边,再慢慢享受。那情景让他至今难忘。

据说九峰庵尼姑尼姑与张泽封八图(井凌桥村)蟛蜞庵(普善讲寺)当家尼姑来往频繁,当地的乡民就近去九峰庵或蟛蜞庵祈福,每逢节日就去松江岳庙烧香,万年桥是方圆十里两地往来的唯一通道。尤其是春节前后,北岸的乡民到九峰庵或松隐庵(即现在金山区的松隐禅寺)去的,也有南岸的乡民去蟛蜞庵或松江岳庙的。每逢元宵、清明、七月半,南岸的乡民去张泽看调龙灯、笑嘻嘻的,总是让他自己去拿撤下来的供品吃。为了不让那个“凶”尼姑看到,他每

看“老子”出会……不论往哪个方向去的人,都曾在万年桥上留下他们的足迹。

金晶良说,大约在大炼钢铁、农村竞放高产卫星那年的麦收之后,人们拆了九峰庵佛像,堆积在田里用麦秆秆焚烧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香樟木气味,佛像毁于一旦。那天他目睹了焚烧现场,四个尼姑眼眸里那种无奈和哀伤,他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说。

金晶良的家离古桥有数百米。他说在这偏僻的地方饲养家畜,常有黄鼠狼出没,遇到恶劣天气也会给出行带来诸多不便。图啥呢?他说,除了不让这片边角地荒废外,还有一份对古桥的怀念。

翻阅《张泽志稿》:万年桥,北堍十保五图(今松江区),南堍十保十图后冈庄界(今金山区)。木建。原来,石桥的前身是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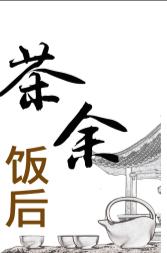
泰宁是福建省的一个旅游大县。这个春天,我随上海的知名作家应邀来到了泰宁。

我们一行人一脚踏进这片土地,就惊艳大自然对泰宁的慷慨馈赠;眼前这片丹霞岩石映衬下的绿油油的大金湖湖面,就像存放于闽西北土地上的一坛陈年佳酿一般醉人。

于是,我确认所有的山水草木,都是有灵性有灵魂的。或许是自己的知识浅薄,我不精通山水史。但我还是敢肯定,泰宁的丹霞地貌与山水相连的地貌特征,其间的峡谷、洞穴的数量和密度,在全国绝无仅有。

“色如渥丹,灿若明霞。”有资料显示,三百八十多年前,徐霞客就曾这样描述过泰宁的丹霞地貌。

“碧水丹山情作画,甘露若兰意醉人。”回程的那天夜里,泰宁融媒体中心的记者电话采访我,问:“泰宁此行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景点?”我回答说:“印象都不错,尤其是大金湖闽西北的一坛陈年佳酿,一个天



几年前,曾在友人的引领下去寻访隐藏在乡间的一座古桥。看到它时,有些失望。说实话,这样的桥称“古桥”,实在是对不起“古桥”这个名字了。

严格地说,此桥就是一座踏板桥。只一跨,石板双拼南北向,桥的宽度和高度均在一米左右,横跨在一条几乎淤塞成陆叫西庙泾的一头。南堍是金山区界,北堍属松江区界。若不是石板一侧有“万年桥”字样和“清代乾隆年间”的记文,没几个人会称其为古桥的。

那天我再次造访古桥。脚下是亭林镇九丰村秦家埭的地界。不知什么时候桥头